

朝阳随笔

## 真挚的桃子

李英

有年夏天，父亲住院调理身体。病房里都是年龄差不多的老人，大家很快混熟了。

有天中午隔壁床阿姨给我一个桃子。不过是最普通的油桃，个头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，半青半红，红色的部分从内向外透着麻糖点。一个小桃子而已，我没当回事，随手塞进了嘴里。一口咬下去，我立时呆住了。桃子果肉细腻，那种恰到好处的甜，像一只小手一下子捏住了我的心。我不禁想起宋玉在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写美妙女子的那句话，“东家之子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”，这味道就处在一个临界点上，多一分则过，少一分则逊。

阿姨说，卖桃的就在她家小区门口，是个女人，桃子卖得很快，买的话要趁早。我不禁狂喜，为这唾手可得、近在咫尺的美味。

周末一早我就睡不着了，饭也没吃，开车到那个小区门口转了一圈，没看见卖桃子的。街上人不多，城市还睡眼惺忪的。我不甘心，开始胡思乱想。我来晚了？不应该呀，这会儿很多人还没起床呢。我来早了，桃农还在果园？也许今天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绊住了她？记得阿姨说桃园在小区不远处的水库边，我决心去找找看。

水库的堤坝很高，堤坝上和堤坝下都有桃树。桃树低矮，安静地，似睡在梦里。桃园里没有人，堤坝下有个简陋的小屋。树枝扎成的破旧栅栏，将小屋和桃树围在里面，栅栏门上一把锁锈迹斑斑。我探头张望，小屋的门紧闭着，再看那些桃树，小小的桃子若隐若现，一个个歪着脑袋，透着俏皮和可爱，简直跟阿姨给我的一模一样。可我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小屋前，有两只杂色的土狗，也就一个多月大小，还未脱去稚嫩，脖子上系着小铃铛，呆呆地望着我。“有人吗？”我喊着，没人回应。狗冲着我，发出很稚嫩的汪汪声，可爱至极。

寻主人不得，败兴离去，我带着不甘心再次返回小区。远远望见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白色的泡沫箱。我停稳车，疾步走过去，定睛一看，箱子里半箱桃子，小小的，被挤得破了相，桃汁挂在表皮上，亮晶晶的。征得卖桃人同意，我尝了一个，没错，就是那这几天一直思念的味道。桃农说，这些桃子没上化肥，没打农药，所以长得很小，若想要好的，可以预定。

第二天，我从桃农手里接过了一箱带着露珠的可爱桃子。桃子睡在新鲜的桃叶里，被太阳烤过的地方，红中带着微微的透明，甜甜的桃汁几乎要溢出来了。如此美味，怎可独享，我兴冲冲地给亲戚朋友送桃子。递给他们的时候，仿佛在交付珍宝，生怕对方嫌弃它们个头小不起眼，反复解释和叮嘱，不好看但好吃，一定要尝尝，一定要品尝。

说实话，这些桃子十元三斤，不便宜。市场上，有些桃子卖到十元六七斤了。但那些桃子，很大很漂亮，吃到嘴里，却总是失望的。要么带着酸味，要么几乎没有甜味，徒有一副好皮囊。

中国早在4000年前就开始种植桃子，《诗经》有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唐朝诗人崔护有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，新加坡诗人尤伦在散文集《碗中有乾坤》中，曾写在中国南方吃到了水蜜桃，一生都难以忘记。祖国大地从南到北，桃子品种多得数不清。至于为什么看起来毫无差异的桃树，结的果子却千差万别，不得而知。

这些小小的桃子就像一座桥，将我带回了很久以前。童年时，我曾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味道，比如苹果、花生、西红柿、豆角、茄子。它们不会在不该出现的季节光临餐桌。它们外表粗陋，甚至布满疤痕。它们从夏日的悠长时光和疾风暴雨中走来，攒足了经由时间酝酿的浓郁味道，像有故事的人一样，值得我们品味和珍惜。

细细思索之后，我用“真挚的桃子”为它们命名。在我心里，这些桃子代表了一种态度。物欲横流，人心浮躁，用最质朴的情感和最简单的办法，为味道坚守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在我心里，连它有点贵的价格，都是一种姿态，是品质的标签，也是一份高贵的坚守。

我觉得，做人也应当如此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

## 遇见·石化之美

楚学朋

“走咧——”初冬的早上，一道高亢的吆喝声，突兀地从对面的峁梁上蹿起，极具穿透力的声音穿过采油小站，在黄土塬上回荡。

“起咧——”余音还在耳边，小站背后的山梁上就有了回应，两道声音交织在一起，萦绕许久，唤醒了沉睡的黄土塬。

因为这两声吆喝，漆黑的天醒了，一片淡淡的曙光从远处的山背后露出来。漆黑的山塬也醒了，狗叫、鸡鸣、牛羊应和。陕北漫长的冬夜就此过去。

“哎呀”一声，师傅提着样桶推门而入，寒气扑面而来，寒气里有面香、鸡蛋香。“赶紧吃，早点走！”师傅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胡子催着我吃早饭，在我睡觉的工夫，师傅已经巡了一遍井。

外面的小桌子上，两碗面，大海碗，雪白的面条上浇着榨菜肉丝的浇头，还有一个煎得金黄的鸡蛋。两碟咸菜，一碟是师傅从湖北带来的洋姜，酸脆爽口；一碟是凉拌土豆丝。土豆是师傅在井场边上种的，两分地，把依着山崖挖出来的小菜窖堆得满满的。除了土豆，还有红薯、胡萝卜，以及经理部送来的白菜。在陕北的高坡上守了十几年，师傅把油井管得炉火纯青，还练出了一身养鸡种菜的好本领。

但我一点都不羡慕，一道山梁一个院，一圈围墙六口井，再加一条傻乎乎的大土狗，除了下点小雨就疯长的草稞子，只有偶尔闯进来的野兔、刺猬。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来到平台的第一天，想的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黄土塬上是没有风景的，那历经亿年造化而成的黄土高坡，半天就看腻了；小小的山梁，十分钟就转完了。

活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，闲下来就联系同学亲友，在焦灼和无聊中等待着调动的好消息，一等就是三个多月。

前一天傍晚换盘根时，师傅突然说：“明天初六坪桥逢集，站上也没啥事，去逛逛呗。”我一听，乐得跳了起来：“总算能出去放个风了，可我不认识路啊！”

“去赶集的人多，你跟着老党走就是了。”早上的第一声吆喝，正是住在对面的老党在唤我。“通信基本靠吼”，由于支离破碎的地貌，千百年来，黄土塬上的原住民都练出了一副好嗓子，也催生了以高亢为特色的信天游。

趁着师傅趴在桌子上填写巡检记录，我三下两下擦了把脸，师徒俩桌对桌吃起了早饭，又是三下两下干完，抹了抹嘴、背上包，就兴冲冲朝外跑去。

跑到院门口时，师傅追了几步说：“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”

三道山梁在路口汇集，变成一道平坦的山道。自从江汉石油人来了之后，为了原油开发，把村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年的山路拓宽压实，既方便了巡检施工，也方便了村民进出。我跟在老党和另外一个老乡后面，朝十里外的坪桥镇赶去。

一路上，不时有人从沟谷梁峁、山洼渠道拐出来汇成一队，渐渐变成一支三五十人的队伍：有推着架子车的，有赶着毛驴的，有骑摩托的，还有开着手扶拖拉机或者三蹦子的。一路上，大家高兴地攀谈着。

早上8点天放亮时，我来坪北时路过的荒凉小镇，早已经人挨人、人挤人，而且人还在不断地从山沟里汇集过来，很难想象这贫瘠的山沟里居然“藏”着这么些个人。

赶集是陕北老乡最重要的集会。沿街向阳处，圪蹴着一排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他们大清早赶十几里路，不仅是为了买卖东西，也是想和老哥们捧着烟袋见个面，聊聊光景。大姑娘们往往三五结伴，在商店里看看新鞋子、新褂子，羞涩地在身上比划着。她们出现在哪里，小伙子也会随之而来，大家心照不宣地

## 天亮去赶集



保持着距离，但很快，其中的一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不久之后就会有喜酒唱。小孩子则眼巴巴地看着柜台上的玩具、图书，直到大人走来。

集市是分区域的，打头里卖的是粮食：金灿灿的小米、饱满的荞麦、圆滚滚的洋芋，大蒜、葵花籽、胡麻、核桃和小枣也凑在一起。最外头的则是牲畜市场，毛驴、仔猪、黄牛、大青骡子，最多的是羊。因为吵闹和粪便，它们跟大集保持着距离。买卖牲口是最安静的，交易者讲价不用嘴，而是两个人拉着手在衣袖里捏手指讨价还价，最后点一下头就成交了，神秘而迅速。陕北特色剪纸和虎头鞋的手艺人，悠闲地坐在那儿，成交多少随缘。

因为远离县城，交通不便，赶集曾是边远村镇陕北人购物、社交的主要方式，油盐酱醋、农具家什、针头线脑、吃穿用度都能在集上解决。镇与镇之间形成了默契，赶集的日子正好错开，方便十里八乡的村民们互通有无。这些年，随着交通的改善、经济的发展，温饱问题早已解决，赶集更多地承载起了交流感情、沟通信息、放松身心等功能。

从只有两个人的偏僻山头到成千上万人的集镇，热闹的景象让我一时转换不过来。空气中弥漫着带着黄土味的各色气息，四处都是杂七杂八的讲价声、吆喝声，人们为着一毛几分钱争执着，并且乐在其中，那股淳朴的烟火气就这么热乎乎地扑面而来。

我随着人流边走边走，像我这样的外乡人很容易被分辨出来。陕北作为陕西最荒凉的地块，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、煤炭和天然气。坪桥镇虽小，却因为中国石化、中国石油和延长油田都在这里开发，拥有了“三桶油”的美称。

赶集也成了我们这些天待在山沟里守井的采油人共同的爱好，虽不相识，却不约而同地没有穿工衣，但是那股子“味道”是没法遮住的，一打照面就能知道彼此的身份。

我想，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寂寞，会不会成天想着早点离开这个山沟？

晌午时分，集市里的人已经到了顶峰，饭点也到了。在最边上避风的地方搭起的棚子，是集市里卖吃食的，凉皮、香菇面、饸饹、包子、油条应有尽有，油烟味、炝锅声，还有现场炖煮的香气四处飘散。一碗面浇上一大份羊杂，再添一勺红亮的油泼辣子。也许是看我面生且年轻，卖面的陕北汉子悄悄多给我舀了小

半勺浇头：“娃来这里受苦了，多吃些。”

大冷的天，还有比吃上一碗热辣辣的面、脑门出一头热汗更舒坦的享受吗？有的。我对面的老汉，切了一盘羊杂，炒了碟羊肝，自己拎着一瓶甘泉黄酒，自斟自饮，然后自言自语：“年轻的时候受苦，老了得要受活儿。”“受活儿”就是舒服的意思，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入冬时节顶级的享受了。

吃饱了，学着老汉的样子，打着饱嗝寻了个高处的土崖圪蹴在那儿，阳光暖暖地晒在身上，看着这么多的人、这么大的集……四面八方的喧闹声渐渐模糊。等我醒来，已经是下午2点了。买了一兜洛川苹果，称了点瓜子，撕了一个师傅最喜欢的羊头，切了一大包羊杂，再包了四个羊蹄，还有一兜黄米馍馍，就在集市口那个小商店等着老党来和我会合。集市已经渐渐散去，住得远的人呼亲唤友，已经踏上回家的路。冬天季节早，要早动身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收获的喜悦。

快到采油平台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老远就能看到站门口的大灯。第一次这么晚回来，觉得这灯光暖乎乎的。狗一叫，师傅就出来了，身上全是油污。我去赶集的时候，加热炉穿孔了，师傅补好孔后又清理了炉膛，脸还没来得及擦呢。

他问：“赶集好玩吗？”我说：“好玩。”

晚饭格外丰盛。羊杂用辣椒炒了，蒸了香肠，炒了杂胡椒，又切了盘土豆丝。一人拿着一个羊蹄，我俩就在小饭桌上推杯换盏起来。没有酒，推的是茶，有时候茶比酒更烈、更醇，门外的抽油机吱呀呀转着。

晚饭后，我拎起手电出门巡查天然气管道。往常都是跟着师傅，他干什么，我干什么，像今天这样我先动起来还是第一次。师傅愣了一下，跟我后面，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，好像走了无数遍那样自然。

此后，每逢坪桥大集，师傅都让我去散心，临出门时依旧会叮嘱我早点回来，然后在小站上等我吃晚饭，站门口的那盏灯也一直亮着。化子坪、沿河湾、镰刀湾……安塞县几个镇的集市，我逛了个遍。走在大集的烟雾气里，就像撒在黄土地里的种子，悄无声息地吸收着地下的养分，然后发芽、长叶、拔节，在春风里摇啊摇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小站在我和师傅的努力下，成为经理部的样板示范平台。井场外的边角地全部被开辟成了菜地，种满了豆角、西红柿、香瓜、玉米，吃都吃不完。师傅在前面刨坑，我在后面点种，累了就坐在树荫下喘气。杨树是师傅来平台时种下的，已经有三层楼高了。师傅年轻的时候是受过苦的，经历过吃不饱饭的日子，他的父亲是第一批参加“五七油田”大会战的“垦荒人”，比他更苦，住过芦席棚，喝过涝坑水。所以师傅常说：“现在多好啊，有宿舍，有空调……”

“把井管好，你是个好工人；把地种好，才算扎下了根。”师傅有着自己的生活逻辑。半年后，同学问我愿不愿意调回本部，正在给果树剪枝的我说：“这里习惯了，挺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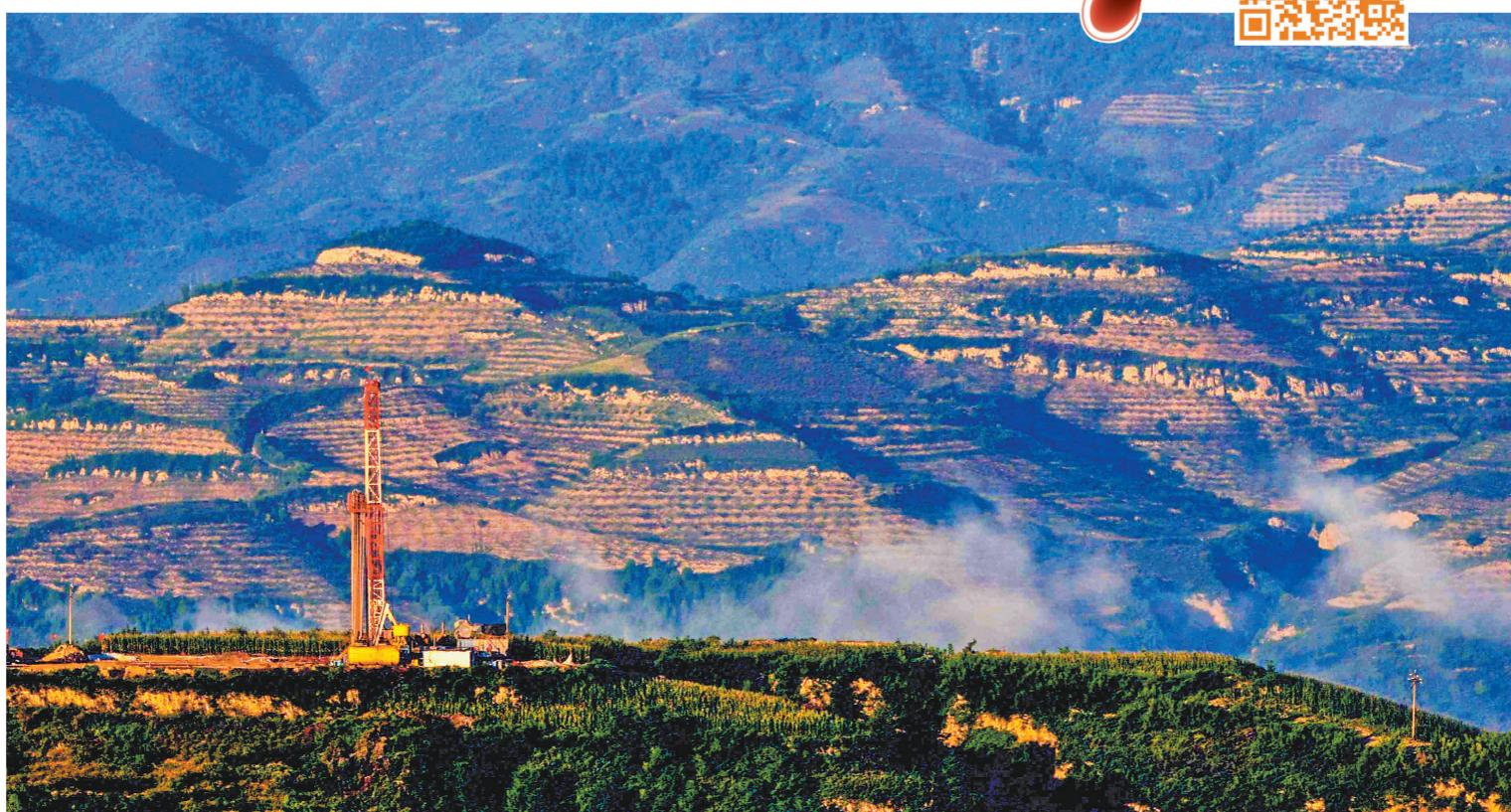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正值春末，赶集买回的桃树已经挂了果，师傅也快到退休的日子了。他说：“能教的都教给你了，以后这站也交给你了。”他教我的不光是采油工管井的看家本领，还有种菜的手艺。我已经学了八九成，却希望能再多跟他学几年。

我说：“师傅，明天也没啥事，你赶个集散心吧！”师傅说：“中。”我叮嘱他早点回来，然后做好了晚饭等他，天一擦黑就早早打开了站门口的灯。

小院还是两人一条狗，但分明多了些和大集一样的烟火气息，多了生气，多了活泛，日子也多了些滋味。

(作者来自江汉油田)

朝阳



塬上钻塔

散文

## 总盼他乡一场雪

谭伟春

进入冬天，总是习惯性地盼着一场大雪。如果没有像老家黑龙江大庆似的鹅毛大雪，常会觉得这不是冬天。

我曾就读于东北石油大学，这所坐落在大庆的学府，是离铁人王进喜最近的一所石油大学。这里雪后的冬天，是记忆中绝美的风景。

刚下过一整夜的雪，寒气如针般刺骨。上午10点左右，一群“学龄”石油人，走在往返教室的路上，每个人都穿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双好看的眼睛。抬眼望去，原本光秃秃的树枝，堆满雪花、裹满雾凇，千树万树一夜之间挂满“梨花”。过一会儿，太阳翻过教学楼、爬上树梢，树上的雪花开始簌簌落下，闪着细碎金光，好像每一片都藏着太阳。

不少南方同学是第一次见到这般壮阔的雪景。女生摘下手套，掏出手机拍照；男生在路上笑闹，调皮的会在树干上使劲儿踹一脚，震落的雪花钻进路人领口，引得一片惊呼。

然而，那种属于“学龄”石油人的热闹，毕业后就再没体验过了。现在想来，难忘的不只是景色，更是同窗情谊、琅琅书声，以及那份对铁人“战风雪、斗严寒”的“感同身受”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石油石化的新闻工作者，至今已经是第10个年头。

2025年春节前夕，我报名参加了报社组织开展的“新春走基层”活动，到河南油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深山里的油井平台采访。在这里，我又“邂逅”了一场美丽的雪。

进山沿途，美不胜收。行车经过山脚，我向窗外看去，满眼的银装素裹。松树、桃树、槐树，枝头堆满雪花，一阵山风吹过，雪花飘飘洒洒，逆光看去仿佛一条金色的瀑布，像极了记忆里的景象。

然而，这雪美则美矣，却给“找油争气”带来了不少麻烦。河南油田在这里开发初期，大雪封路，平台上断粮断水，他们深一脚浅一脚，靠人力往山里搬运物资。平台之间是一条条人迹罕至的土路，大雪压断树木，横在路中间，巡检时他们就用棉纱卷着20多公斤重的物资和工具，在雪地里拖着走。

在这里，我见到一名学长，他长我两岁。当初的“学龄”石油人，已经成为骨干技术人员。采访时，他兴冲冲地拿出手机，给我看显微镜下钻井岩屑里颗粒的特征、进山路上挡在车前的猎豹，还有大家清扫路上积雪时热闹的场景……山里温度低，采访时，我瑟瑟发抖、四肢僵硬，他却面色红润、动作如常。

“这雪给生产带来不少麻烦啊！”

“但也确实好看，快赶上东北了。”

“多久没回去了？”

“我现在是常驻这里的技工。”

油井生产不停，石油人就长年坚守。辛苦自然是有的，但对肩扛重任的石油人来说，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本身就是一件幸福和光荣的事。

大学时候，网上流行一句话——踏上求学之路，从此故乡只有夏冬，再无春秋。而工作之后，故乡不仅没了春秋，夏也渐渐退出了归期。绝大多数年份里，唯有春节那几天，才能匆匆回一趟家。

今年春节假期，我又回到母校走了走。

图书馆前，新落成一座四五米高的铁人雕像：他大步向前，大棉袄敞着，甩向身后，双肩、帽子上落满积雪，目光炯炯、遥望远方，像是随时准备迎战下一个严寒。

站在铁人雕塑前，我感慨万千，老照片里石油人战天斗地的场景，在我脑海里一幕幕翻过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听见，一声声“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呐喊，在雪中回荡；仿佛看见，漫天大雪中一个个高大的身影，坚定前行。

(作者来自中国石化报社)